

从五脏苦欲和体用阴阳看五味补泻

石濮菘¹, 邹喆², 王亚红^{3*}, 游云³, 曹克刚⁴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5 号, 100700; 2.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卫生院;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4. 北京藏医院)

摘要 对于五脏补泻, 经典古籍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在五脏与五味的配属中, 五脏的生理特点与五味的功能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单纯以五味分属五脏的情况进行补泻, 难以形成系统而准确的补泻观。此外, 代表“体”的物质基础与代表“用”的功能作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并具备一定的阴阳属性。通过五脏苦欲、体用阴阳的不同视角, 对五脏的补泻观念进行探讨, 以期对五脏补泻和五味有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五脏; 五味; 补泻; 阴阳

对于五味的补泻, 相关研究将其划归为两类, 一类是按照五味的特性, 将酸、甘视为补, 苦、辛、咸视为泻; 另一类是根据五味的阴阳属性, 以辛甘为阳味, 视为补, 酸、苦、咸为阴味, 视为泻^[1-2]。上述两种观点均未与五脏产生直接的联系, 因而并未产生过多的争议, 而一旦通过五脏认识五味的补泻, 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五脏虚实补泻的概念在认识五脏生理结构和五脏疾病的治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如李中梓《医宗必读》^[3]言“夫五脏之苦欲补泻, 乃用药第一义也, 不明乎此, 不足以言医”。关于五脏虚实补泻, 《素问·脏气法时论篇》曰“肝欲散, 急食辛以散之, 用辛补之, 酸泻之; ……心欲软, 急食咸以软之, 用咸补之, 甘泻之; ……肾欲坚, 急食苦以坚之, 用苦补之, 咸泻之”。此番论述与《黄帝内经》中所言五脏五味配属有所不同, 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曰“五味所入: 酸入肝, 苦入心, 甘入脾, 辛入肺, 咸入肾”;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夫五味入胃, 各归所喜, 故酸先入肝, 苦先入心, 甘先入脾, 辛先入肺, 咸先入肾”; 《金匱要略》开篇提到“夫肝之病, 补用酸, 助用焦苦, 益用甘味之药调之”。可见, 经典著作对于药味的补泻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本文结合五脏特性与五味功能相关理论探讨如下。

1 五脏苦欲体用与补泻

在天人相应理论的指导下, 关于五脏的生理功能, 《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认为, 五脏应天气而对应五时, 肝应春而主生发, 心应夏而其性炎热, 脾应长夏而性缓, 肺应秋而主收敛, 肾应冬而主封藏, 因此, 参四时之气而分别加强五脏生、长、化、收、藏的生理特性, 便是顺应五脏所欲, 而抑制五脏的这种特性, 便是五脏所苦。对于五味的功能作用, 《黄帝内经》也作出了高度概括, 即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4]。由五味的功效可见, 特定的味道能够辅助五脏功能的发挥, 也可以阻碍五脏之气的运行。

通过经典著作可以发现, 在特定五脏补益的不同论述中, 五味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五行属性相反的特点, 例如, 补肝以辛酸两味为主, 而辛酸分属金木, 两者具有相克的关系, 反之泻五脏亦然。对此, 医家将补泻观念和五脏的苦欲联系在一起。如《神农本草经疏》曰“苦欲者, 犹言好恶也, 违其性故苦, 遂其性故欲。欲者, 是本神之所好也, 即补也。苦者, 是本脏之神所恶也, 即泻也”^[5]。《医宗必读》曰“本脏所恶, 即名为泻; 本脏所喜, 即名为补”。上述观点强调了顺应五脏特点为补, 逆其性为泻, 而对于为何出现五味属性相反的情况,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

“体”和“用”是中国古代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曰“东方生风, ……在体为筋, ……其用为动; 南方生热, ……在体为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基础)优秀人才培养项目

* 通讯作者: wh411@hotmail.com, (010) 84013141

脉,……其用为燥”,其中“体”表示物质基础,而“用”展现了功能作用。后世医家在体用观念的指导下进一步对于五脏补泻进行了诠释,如《医医病书·五脏六腑体用治法论》言^[4]：“今人概言补虚,不知五脏六腑各有补法。即一脏一腑之中,又有体用相反之殊”；“五脏六腑体阴者,用必阳,体阳者,用必阴”。五脏代表物质基础的“体”与代表功能作用的“用”具有阴阳属性相反的特点。将体用补泻相结合可以发现,脏腑功能表现为向上、温暖、活跃状态,而维持这种功能需要以向下、清凉、平静为主的物质基础,反之亦然,同时此类现象也进一步体现了阴阳的互根互用、对立制约的特点。

由上所述《黄帝内经》所言五脏所欲为其脏腑功用所欲,而五味中具有能够推动这种功能之味可以称之为补,反之为泻。另一方面,能够充实五脏基础物质的五味可称之为补,反之为泻。

2 五脏五味与体用补泻

五脏的补泻能够通过“体”和“用”两方面的苦欲进行划归,而何味能够对何脏产生补泻作用,就必须了解五脏的生理结构和功能以及五味的特点的情况下进行划分。

中医理论对于自然与人体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取象归类思想,将各种事物通过阴阳五行分类规划,从而出现同气相求、相互感召的现象,遂有五方、五畜、五音、五色、五味等系统分类,并可与人体的脏腑产生密切联系,如《素问·金匱真言论篇》曰“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其音角,其数八……”,因此,五味与五脏的配属关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五味与五脏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任何事物皆具备阴阳两种属性,而这种对应的属性反映在五脏上便可以通过“体”和“用”来展现。在进行五脏补泻之前,就需要明确是针对哪一脏器,以及是“体”和“用”哪一方面,只有明确了角度,才能对于五脏的补泻有正确的认识。下面对五脏配属的五味情况进行相关探讨。

心属苦味,心火上炎,其性温热,而治疗热证者多用苦药,且苦味药多为寒凉;肝为刚脏,其性升散,但肝属味为酸味,酸味药多为收敛,与其功能相违背;肺具西方清肃之气,其气以肃降为顺,五味所属为辛,其辛散之性,有逆于肺金肃降;肾

在味为咸,为北方寒水之脏,而咸热之药较咸寒明显多见。再者,肺肝两脏为调节气机之要脏,对应气机的升降,而酸收敛之性抑制了肝气升发,辛散之气阻碍了肺气的肃降;相似的情况在心肾两脏也可以看到,对于心肾水火二脏,其心为火脏,其性炎热为阳,居上焦而通天气,上焦如雾,苍天之气清静,为无形而软,而肾坚有违其心火的功能形态的维持,肾水居于下焦,通于地气,为坤地而有形,地坚而载物,在气为寒,水冰地坼,此性易坚硬,然不似其咸味具有软坚之效能,水火二脏,火为无形,其气应软,水为有形,其性易坚,心肾所配属的苦咸两味的特性与其对应脏腑的形态属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由上所述可以发现,五味的功效特点与所属五脏的功能属性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且具备抑制五脏功能作用的特点。通过以五脏的体用为视角,可以发现五脏的“体”和“用”阴阳属性相反,根据同气相求的理论基础,五味与五脏的这种配属揭示了五脏之体与其所属五味之间的联系。因此,以补泻观而论,五脏所属五味乃补其本体,相应的,因为体用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从另一方面讲,在补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五脏的功用过分亢进活跃,如以酸滋肝阴而涵木气,以辛散肺气而抑清降,以苦补心体而降心火,以咸补肾水而潜龙雷,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云“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3 五脏体用阴阳与补泻

叶天士曰“肝体阴而用阳”,但具备体阴用阳特点的并非只有肝脏一个,五脏皆如此^[5]。以五脏的体用而论,五脏之体皆为阴,其功能作用皆为阳,肝之体阴而用阳体现于肝藏精血而主疏泄;心之体阴而用阳在于心藏血而调血脉,肺之体用为肺藏气而司呼吸,肾之体用为肾藏精而司二便,脾之体用为藏谷气而主运化。而五味补泻不外乎两端,或补泻其体,或补泻其用,五脏补泻从体用阴阳而论,其补泻的目的就是恢复各个脏器阴阳平衡,达到整体的阴平阳秘。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王冰注《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脏器的功能正常与否,与外在功用

和内在基础的阴阳平衡是分不开的,所以五脏的体用需要形成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行。同时如前所言,补某脏之体与补某脏之用的五味具有属性相反的特点,且五味的阴阳属性也存在明显的对立性,因此,处于相互克伐的两种味道,如果同时言补,那么一味可补体阴,一味可助阳用,通过调节五脏的阴阳平衡,改变五脏各种功能活动。

五脏分属于五方,同样具备阴阳属性相反的特征,同样所属五味也具备相互制约的特点。东方肝木,藏血之体为阴,疏泄之用为阳,以肝之所属五味的酸味滋养肝体,可使肝沉实,故为体味,用对立的辛味助肝用,可行宣发之能,故为用味,而过度的酸补肝体,又会使阴盛而阻碍升发,过分助长肝用,又使阳盛损伤肝阴,此又可称之为泻。同理辛布散气体能够补西方肺金之阴体,为体味,酸收可助补肺之用,为用味,而过辛或者过酸都可破坏阴阳的平衡,此又可称之为泻;对于心肾,此水火二脏,血肉有情之品皆具咸味,咸可补北方肾水之阴体,故为体味;苦补肾之阳用,以行坚阴封藏之能,故为用味。《素问·宣明五气篇》曰“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且火性炎上其性软,咸味能够动血,助心主血脉之功能,并有软坚的特点,因此,加强了心的阳用,为心之用味。《素问·脏气法时论篇》强调,补心体用甘而不用苦,我们认为,此为以火之特性使然,火有君相两火,《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又言:“君火之下,阴精承之”,所以火受水和阴精两方面的制约,而脾为水谷之气生成之所,所化为后天之精,与先天肾精共同制约君火,故以甘补心体,而助君火,为体味。脾居中央,而通四维,无对冲之位,乃中正平和之所,故补其功用甘所属之味,为用味,使其具备土味而能够发挥稼穡之能。而补体阴以苦味,一方面反映了脾土与君火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体现了脾土喜燥恶湿的特点,苦为脾之体味。

4 五脏阴升阳降与体用补泻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又言“升已而降,降者为天;降已而升,升者为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此论述强调了气机的升降出入对生命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阴阳属性的变化是气机运行流通的重要动力。然而根据阴阳

之特性,阳者行其上,阴者降其下,对于五脏阴阳属性的划分,《素问·金匱真言论篇》曰“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心肺居胸背之间属为阳,肝、肾、脾处腰背之间属为阴,根据阳主升阴主降的特点,会出现五脏之间阴阳不能既济的情况^[8],从而使阴阳失衡,五脏之气不能正常升降。然而阳之地并非无阴,阴之所也可见阳,《易经》通过“坎”“离”二卦对阴阳水火进行了描述“离”虽为火卦,但中为阴爻,内含真阴,“坎”虽为水卦,但中为阳爻,内含真阳^[9]。阳之性非降,阴根于中则降,阴之性非升,阳住于内则升。所言阳降阴升,总因胸背阳位,阳多阴少,腰腹阴位,阴多阳少^[10]。心肺之气机能够下沉至肝肾离不开阳中之阴,腰腹肝肾之气可以上达心肺离不开阴中之阳。将胸背、腰腹分别视为整体,通过五味合化阴阳,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五脏之气运转流通。

参照《素问·脏气法时论篇》之补泻、五脏体阴用阳的特点,以及五味所属各补其体的思想,辛、酸、甘在胸背之处,分别可助肺之体用,补心之体,五味合化,使辛甘化阳^[11],此相合之味皆属于肺心之体味,而补胸背之阳;使酸甘化阴,此相合之味为肺之用味与心之体味,体用相合,以补阳中之阴。辛、酸、甘在腰腹之处,酸辛分别为肝的体用味,甘为脾的用味。五味合化,辛甘化阳,为肝脾两用之味相合而成,以补阴中之阳,以肝之体味与脾之用味,体用相合,酸甘化阴,以补下焦之阴。

在人体阴阳的不同位置上,通过五味合化,可以发现补阴皆为体用相合,补阳在上为心肺体味所化,阳从阴生,此阳乃初生之少阳;在下为肝脾的用味所化,阳从阳出,此阳为成熟之太阳。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认为,这样的体用五味的化生特点充分体现了人体构造的精密性,并契合自然阴阳之运行。在上如若以纯阳、老阳,可使上焦阳盛,有“壮火食气”之嫌,故而以力小而纯之少阳,可“少火生气”,使胸阳得振,无燎原之势。在下肝、脾、肾三脏皆为阴,对于直立于天地之人而言,上升之脏气如逆水行舟,故以力宏而专之太阳以助阴升,以纯阳之气,蒸腾下焦阴寒之气,上至心肺。补充人体上部与下部之阴,为一体味一用味,一阴一阳相互化生而成,我们认为,这样的配属化合,

能够平补上下两部之阴，补胸背之阴以中正平和之势促使胸背之气行阳降之道，补腰腹之阴而能够不伤元阳。

5 小结

由以上关于五脏补泻的论述可以总结以下观点：首先，五脏所属五味，并非是其脏腑功能的划分，而是五脏之体的物质基础，所以所属五味乃补五脏之体，非助其用；对于五脏补体之味与补用之味存在着属性相反的特点，此是阴阳互根互用、对立制约在五脏的具体体现。其次，对于补泻观的认识，因为体用角度的不同，造成对五脏的补泻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所谓顺其性曰补，逆其性曰泻，言其补五脏或顺五脏之体，或顺五脏之用；言其泻五脏，或逆五脏之体，或逆五脏之用。最后，对于人体的阴阳升降，可以根据五脏的五味体用化合达到阴升阳降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杨德平, 黄和赞. 论五脏苦欲补泻学说对组方遣药的指导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1, 17(6): 620-621.
- [2] 尹萌辰, 莫文. 五味与五脏苦欲补泻学说浅析 [J]. 河南中医, 2014, 34(8): 1448-1449.
- [3] 李中梓. 医宗必读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15.
- [4] 李宇航. “五脏苦欲补泻”用药法则在仲景经方中的体现: 经方“五脏五味补泻”用药范例 [J]. 世界中医药, 2018, 13(2): 295-308.
- [5]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 [M]. 李玉清, 成建军, 主校.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7.
- [6] 李列坤. 吴鞠通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45.
- [7] 李亚伟, 曹云松, 王敏. 从五脏体用观谈中医临床脏腑之补泻 [J]. 环球中医药, 2017, 10(12): 1472-1474.
- [8] 张永康, 曹方, 乔荣跃. 阴升阳降是达到阴平阳秘的必然运行形式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12): 4902-4904.
- [9] 王磊, 许小敏, 卢志伟, 等. 基于术数阴阳及气论阴阳探讨阴升阳降的科学性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6): 2415-2417.
- [10] 彭智平, 张琳琳, 赵锡艳. “阴升阳降”理论探析 [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2, 34(11): 1013-1014.
- [11] 王腾飞, 赵琼, 杨艳艳, 等. 从“五味合化”思想谈“辛甘化阳、酸甘化阴” [J]. 中医杂志, 2013, 54(19): 1705-1707.

On the Five Flavors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from Detesting and Desiring of Five Zang-Organs, Character and Function of Yin and Yang

SHI Pusong¹, ZOU Zhe², WANG Yahong¹, YOU Yun³, CAO Kegang⁴

(1.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2. Beixiaoying Town Health Center,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3.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4. Beijing Tibetan Hospital)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in classical ancient books on the concept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of the five *zang*-organs, and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zang*-organs and functions of the five flavors.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systematic and accurate view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by simply taking the five flavors matching the five *zang*-organs.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 representing the material basis and the “function” representing the action has precise connection, which also has certain attribute of *yin* and *yang*. This paper adopte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rough detesting and desiring of five *zang*-organs, character and function of *yin* and *yang*, to discuss the concept of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of the five *zang*-organs,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of five *zang*-organs by using five flavors.

Keywords five *zang*-organs; five flavors;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yin* and *yang*

(收稿日期: 2019-01-15; 修回日期: 2019-02-20)

编辑: 黄 健